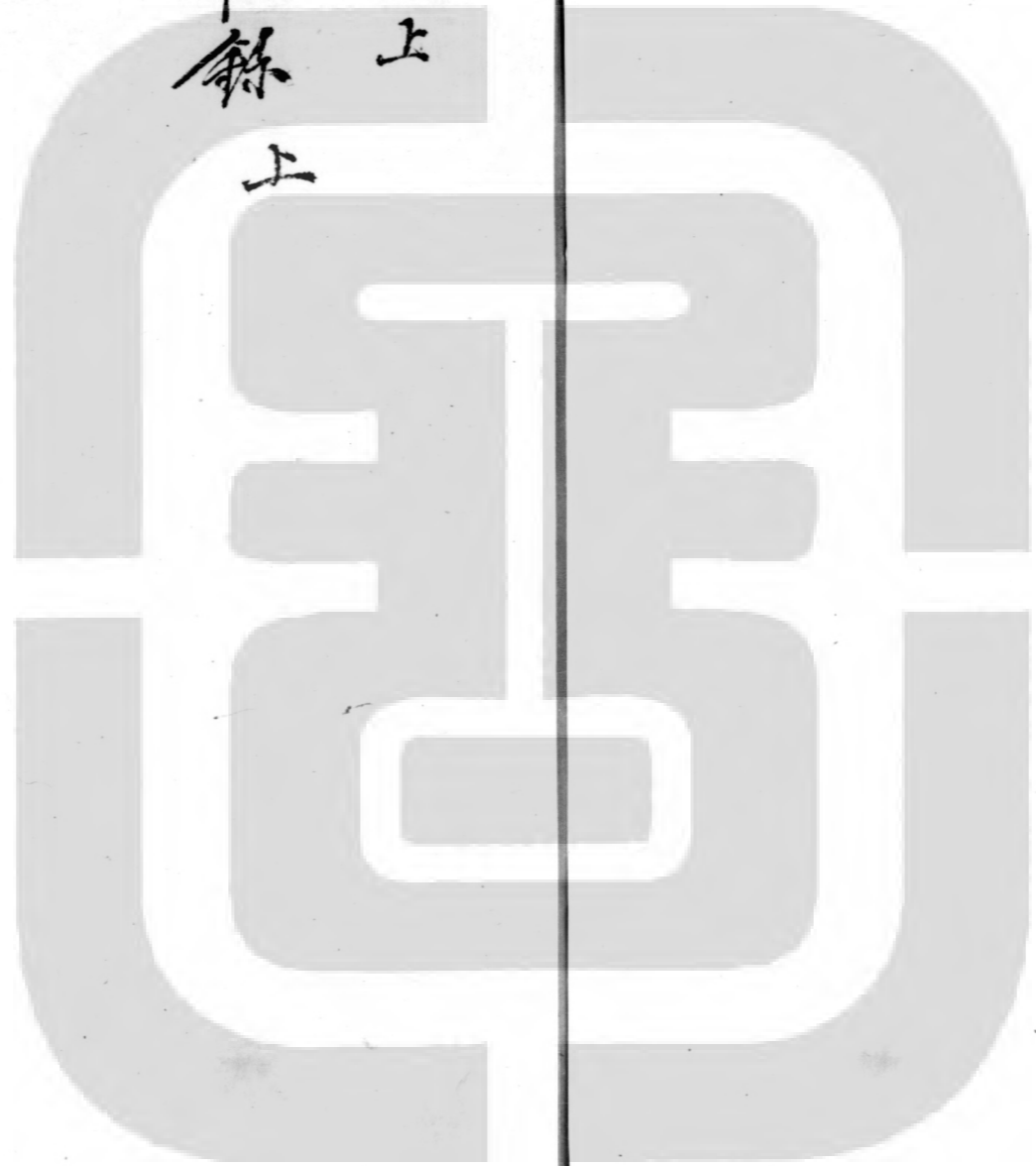


卷九十四 上

厚德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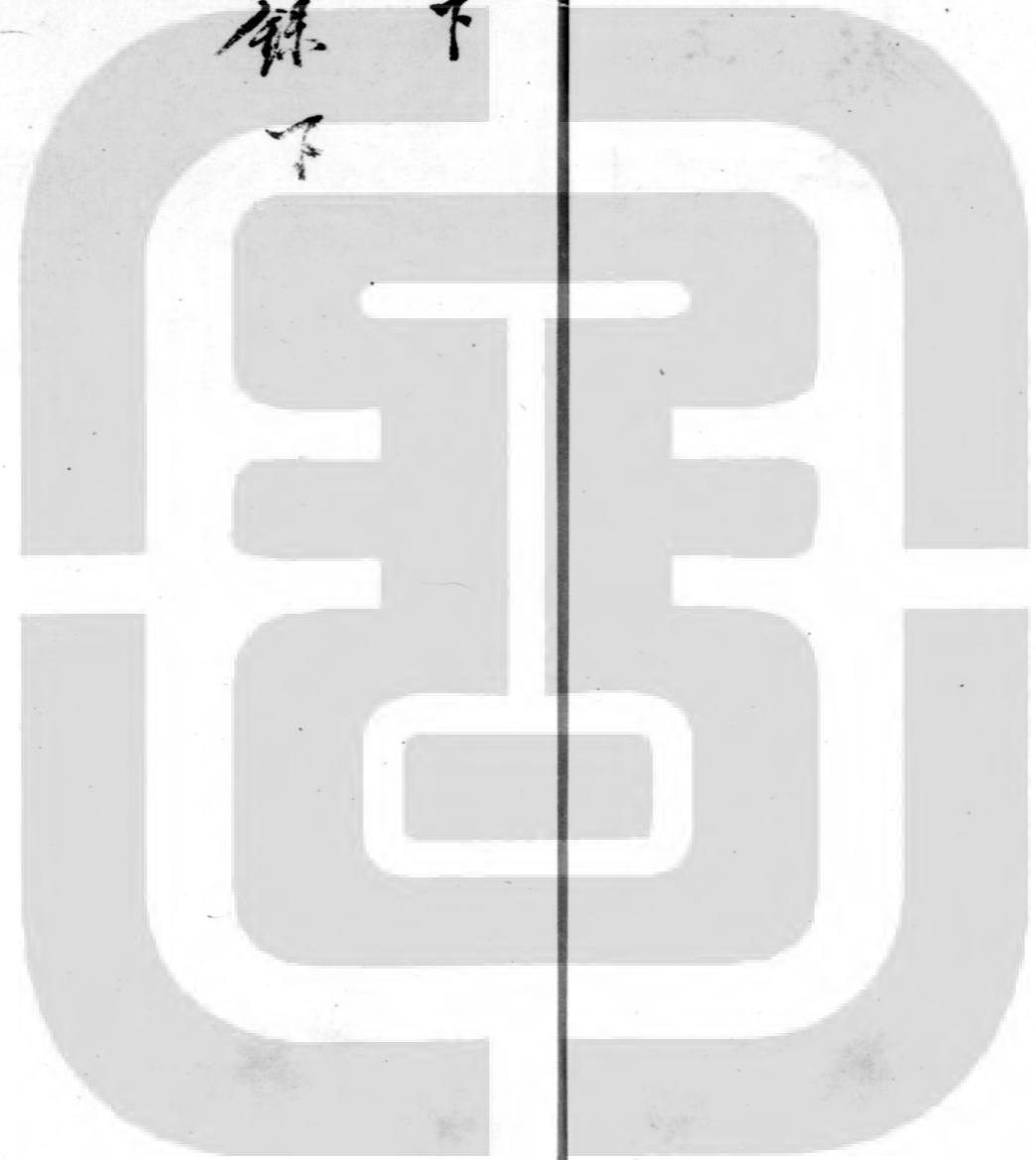
上



卷九十四

卷九十四 下

厚德錄 下



說

鄆卷第九

四

四

宋

鄆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胃臆決事不當若水

較州官皆以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家

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父母訟於州州命錄事叅軍鞠之

錄事嘗貸物富民不復乃告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弃屍

水中遂失其尸或為元謀或從而加功罪皆應死富人不勝

榜楚自誣服獄具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為得實若水獨疑

之留其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事話之若受富民

世學子樓

密使柴禹錫皆不敢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 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去 上既食久之使人偵視廷有何人報曰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 上出語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暮為樞密副使所密副使所以擢任爾者以爾為賢爾乃不才如此爾尚番此安矣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待罪二府臣當竭其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此陛下下據一幅紙詔書誅二轉運使雖彼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

驗事狀明白乃爾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微臣常分臣未獲死故不敢退 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問之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為行軍副使既而虜欲入塞事皆虛繼隆坐落招討知秦州

曹彬侍中攻金陵之克忽稱疾不克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諸公發誠心自誓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燃香為誓明日稱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怒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有乞於海上者矣 曹彬侍中為人仁愛多平恕數用兵未嘗妄斬一人嘗知徐

州有小吏犯罪既立案踰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
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此婦為不利而惡
之朝夕笞罵使不能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可赦也其用
意如此

趙康靖公槩與歐陽文忠公脩同在館及同脩起居注槩惟
重厚寡言修意輕之及脩除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以槩為
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槩澹然不以屑意及諱范出乃復除
知制誥會脩甥嫁為脩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脩
脩時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朝中疾韓范者皆欲
文致脩罪云與甥亂槩上怒獄急群臣無敢言者槩乃上書

言脩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誣茂臣與脩
蹤跡素疎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爾書奏 上不
悅人皆為之惧槩亦澹然如平日久之脩終坐降為知州制
誥知滁州執政私曉諭槩令求出乃知蘇州遭喪去官服闋
除翰林學士槩復表釀以歐陽脩先進不可超越先為學士
奏雖不報時論美之

天章閣待制張昱之為河北都轉運使保州界河北巡檢兵
士嘗以中貴人領之於使州抗衡多齟不敢干州常下之其
士卒驕悍糧賜優厚雖不出巡如衣廩口倉通判石待舉以
為虛費申轉運使罷之兵士怨怒遂作亂殺侍倅朝廷遣知

制誥田况賈詔諭 乃降方其未降也中貴人楊懷敏與張
昱之不協令軍中密奏曰賊於城上呼云得張昱之我當降
若賜昱之首以示賊是時宜可得 上從之遣中帶劔即於
軍中斬昱之首以示賊是時叅知政事富弼宣撫河北之即
遣中使還 章郇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任王氏為刺號章
太傅其夫人練氏智識過人太傅嘗出兵有二將後期欲斬
夫人密摘二將使亡去二將奔南唐後為南唐將攻建州破
之時太傅已死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且
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岌城夫人植旗於門且吾以戒士
卒勿犯也夫人反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
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亡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
遂止不屠太傅十三子其八子夫人所生也及宋興子孫及
第至達官者甚衆餘五方子孫無及第者其父亦八房子孫
出繼五房耳

趙清獻公閱道於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蝻米價
湧貴餓死者十六七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人增米價閱
道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詣
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閱道治民所在有聲在城都杭越尤
著

至和中范景仁為諫官趙閱道為御史以論陳恭公事有隙

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毀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為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 仁宗遣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景仁云

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曇親信之既而去曇應募為兵以選入捧日營凡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獄急曇平生執友無一人敢餉問之者達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余日曇改思州別駕仍即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南達追哭送

之防者曷之達曰我主人豈得不送之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家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曇感念自縊死傍無家人達使母守曇屍出為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流涕殯南於城曇佛舍然後去嗚呼達賤隸也而乃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令名以取祿仕也獨能發於天性至誠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終始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呼彼所得於曇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卿相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猶戾目窺猶懼其禍之延及已也若畏猛火遠避去之或從而擠之以自悅敢望其憂卹拯救也耶彼雖巍然衣

冠類君子哉稽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之

出司馬溫公
涑水紀聞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荅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况管庫乎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此似法華窮子之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為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旌幢駟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視專車者乃孝基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

言訖不見

崇寧更錢法以一當十小民嗜利亡命犯法者紛紛或捕得數大正誣以樞密章潔之子誕之所鑄也初起監察御史沈疇既至既者已數百人盡釋之閱實以聞時宰大怒別選煨鍊縱竟坐剝配籍沒其家沈既得罪歸鄉以死張再遷亦顯今三十年間沈氏有子登科張氏不復振矣二子皆東吳賢者不幸而復當此大抵張之失在於但畏人而不畏天吁可以為世之戒矣

建炎間侍御沈公追贈直龍圖閣詞云士有屈於生前而伸於歿後方其臨事執義以行其志亦奚暇擇利害於當時

而莫顯宗於今日哉是可嘉歎也尔以直道居御史府執憲
不回是為稱職而擅權誤國之人方且嫉惡而排斥之今公
道大明昭爾積年之無辜使雖沒世而不泯龍圖寓直職號
清華精爽尚存歆予褒寵

紹興己卯正言先生除監察御史訓詞云先皇帝有賢御史
以議獄不撓忤權臣至於流落以死朕常伸褒錄之典思其
人而不及見况有令子克濟其美者哉以爾樂道脩身勇於
為義我冠在烈有粹然安靜之風朕既知之矣賜覲所延察
言可用其以柏寺推職為予司聰紹爾家聲則名稱報

陳安節學士云福州一農家子張生幼時父使持錢三千入
山市斧柯遇林有人為逋負所迫欲自經者惻然盡以贖贈
之而親釋縛因坐石上旁有人不相識問飢渴乎曰然指路
隅竹萌令食之堅不可咀徐傾小瓢水於掌以飲之生飲水
頓覺精爽非常自此絕粒忽識字能為詩頗言人未來事後
削髮為浮屠叅議何大圭自閩來云與師熟所遇乃鍾離先
生至今往來不絕

出方宅編
白苗

韓魏公以使相出鎮相州因謁宣尼宿于齋館夜有偷兒入
其室褰帷挺刃顧謂公曰不能自濟故來求濟於公公曰凡
上器具可直百千畫以與汝偷兒曰非謂此也願得公首以
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拔刃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

公然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顧公無泄也公曰諾明日於宅庫如其數取用遂終不以語人其後為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乃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范文正公幼孤隨母再適朱氏公性至孝以母在時方及顯非賓客不重肉妻子僅能自充然好施與所得俸祿盡置義庄以贍宗屬泛愛樂善故雖里巷之人亦知公之姓字二宋非角之年同於黌舍肆業有胡僧見而謂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試罷復遇僧於廬邸僧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風神頓異昔時能活數百萬命者大宋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

大宋俛思良久乃笑曰旬日前所居堂下蟻曰為暴雨所侵群蟻繚繞穴傍吾乃戲編竹為橋以度之由是蟻命獲全得此非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捷然公終不出小宋下二宋私相語曰妄也一歲固無兩魁此唱第小宋中首選章憲太后當朝謂不可以弟先兄乃以大宋為第一小宋為第二始信僧言不妄

趙閱少保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于三充所居甚隘弟姪有欲悅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鄰矣忍弃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嘗知越州值歲大歉公召州之富民畢集勸誘以賑濟之義即

目解腰間金帶置庭下於是施者雲集所全活十數萬人曾

子固作救災記備述其事

出陳止敏
避齊閱覽

范文正公少貧倅依淮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能鍊水銀為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所成白金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余年文正為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尔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受之封識宛然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為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其後文定三為宰相

門下廝役徃徃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需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若不言尔乃怨我尔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尔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存激獨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日久于今賜汝錢三十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便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宜有愧於吾而不可復番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慶曆中呂許公罷政事以司徒歸第拜晏元獻公殊章卯公得象為相乃以諫官歐陽脩余靖上疏罷夏竦樞密使其他

升拜不一是時石介甫為國子監直講獻慶曆聖德頌褒貶甚峻而於夏竦尤極詆斥至目之為不肖及有手鋤姦距之句頌出泰山孫明復謂介甫曰子之禍自此始矣未幾黨議起介在指明遂罷監事通判濮州歸徂徠山而病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言直溫常從介學於是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狄矣尋有旨編管介子於江淮又出惡使與於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居簡為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空而介果北走則雖挈戮不足為酷萬一介死未嘗叛去即是朝廷無故剖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今部言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簡曰介之死必有

棺斂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坐無數百至於舉柩窆棺必有凶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勘問之苟無異說即皆令具軍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大以為然遂拘介親屬及門人姜潛以下并凶肆棺斂界之合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竦之譖尋有旨於介妻子還鄉而世以居簡為長

自王均李順之亂後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有此禁張忠定公詠知益州單綺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之嚴峻莫敢蓄婢使者張不欲絕人情遂買一婢以侍巾幘自此官屬稍稍置姬屬矣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

出資以嫁仍處女也

劉彛所至多善政其知處州也會江西飢歉民多棄子於道上彛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三升每日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之縣鎮細民利三升之給皆為子養一境間子無夭闕者江南有國日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一日其婢執箕帚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穴處惻然淚下鍾離君適見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於此穴地為毬窩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突劇未改也鍾離君驚曰而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身死家頗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為婢鍾離君遽呼予僧問之復

咨於老吏俱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禾有日鍾離君遂以書抵許氏而止其子且言吾買得前令之女吾特怜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篋先求婿以嫁前令之女也更候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子可也許君益書曰遽伯玉耻獨為君子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配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則不復得而見矣

出魏泰東
軒叢錄

竇禹均范陽人為諫議大夫致仕諸子登第義風家法為一時標表馮道贈禹均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枝老仙枝五枝芳人多傳誦生五子長曰儀次曰儼曰侃曰

備曰僖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為翰林學士左補闕備
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僖起居即初禹均家豐年三十無子
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脩行緣汝無子又壽不永禹
鈞唯諾為人素長者先有家童盜用房錢二百千慮事覺有
女年十二三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怜之即焚券以其女囑妻
曰善養之既笄以二百千為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還
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面禹鈞像晨興祝壽因
元夕往延慶寺於後殿階側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
明日侵晨詣寺候失物者須臾一人果泣而至禹鈞問之對
曰父罪犯至大辟徧懇親識貸得金銀將贖父罪昨暮以一

親置酒酒昏忽失去今父罪不復贖矣公驗其是遂同歸以
舊物還之加以憫惻復有贈賂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自舉公
為出錢葬之由公出葬者凡二十七喪孤遺女及貧不能嫁
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
貸以金帛俾之販鬻由公活族者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公學
者不可勝數公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入之
急家惟儉素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
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
無供湏者咸為育之無問識與不識有志于學者聽其自致
故其子見聞益博由公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踵來拜公之

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公之亡蒙惠深者皆持心喪
三年以報遺德其後夢亡祖亡父告之曰汝三十年實無子
壽且促嘗告汝今汝數年以來名掛大曹陰府德汝有陰以
得延筭三紀賜五子皆顯榮仍福壽而終後當番洞天充真
人位言訖復謂曰陰陽之理大抵不異善惡之報或發於見
世或報於來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禹鈞愈積陰
德年八十一沐浴別親戚談笑而卒世稱教子者必曰燕山

竇十郎云

出范文正公竇
誅議事蹟記

司馬溫公童稚時與群兒戲一墮水篋中群兒譁棄去公則
以石擊篋水因穴迸兒得不死蓋其活人手段已見於齠齔

中至今京洛間多為小兒擊篋圖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
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番此久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
淺土欲葬之西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同舟付之
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吾見
故舊乎曰石曼卿為三喪未舉方番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
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出僧惠洪
冷齋夜話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屢登樓置酒未發觴見裛絰樓
人管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
郊衾斂棺槨皆所未具憮然即徹宴席厚贈給之使畢其事

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趙鄰幾舍人好學善著述 太宗擢知制誥逾年卒子來之
亦有文行以職事死塞下家貧極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
以居僕有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以給
之雖勞苦不避如是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一
日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陽侍郎徽之
發聲大哭且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且與舍人
友而不能卹舍人之孤不逮汝遠矣即迎三女京師求良士
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先生石守道為之作傳以
勵天下

曹州千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
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舍子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之為
盜耶答曰迫於貧耳聞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可矣
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惧語之曰爾貧甚負十千以
歸恐為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鄉里
稱君為善士擇子姪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掖之子伋姪
傑倣繼登進士第今為曹南令族

司門郎中王繕濰州人治三傳春秋中第再調沂州錄事叅
軍時魯簡肅公宗道方為司戶叅軍家貧食口衆祿俸不給
每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懇王預貸俸錢魯御下嚴庫吏深怨

之訐魯私貸緡錢州并勘王王諭魯曰第歸罪某君無承也
魯曰某貧不給以私於公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王曰某碌碌
經生仕無他志苟仰入以養妻子禍在無害矧以官物貸人
過不及免官君年少有志節明爽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過
輒累遠業併得罪何益卒明魯不知而獨受私貸之罪魯深
愧謝不自容王處裕如無憾恨也由是沉困銓管二十餘年
晚用薦者以對吏部狀其功過奏曰有魯姓名時魯以叅大
政立侍殿中仁朝目魯曰豈卿也魯遽稱謝且陳其實仁
朝歎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改次等由是得不降等詔
改大理寺丞仕至省郎累典名郡晚年田園豐饒子孫蕃衍
壽八十九卒亦庇賢為善之報也

明道末天下蝗旱知通判吳遵路乘民未飢募富者得錢幾
萬貫分遣衙校舵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
芻官為收賣以其直糴官米至冬大雪即以元價易薪芻與
民官不傷財民且蒙利又建蓬茅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
置薦蓆鹽蔬日與飯叅俸有疾者給藥以治之其願歸者具
舟食還之本土是歲諸郡率多轉死惟通安民堵不知其凶
歲也故其民愛之若父母明年范文正公安撫淮浙上公治
狀頒下諸州熙寧中命官于通距公之治逾四十年而民猶
咏稱不已

賈詢廣都人個儻有奇節輕財尚義樂濟人之難王均之叛縣寧初晞奔山中無以自匿惟怯不能行詢負匿其家又使親黨護送歸府晞卒免害為晞感之作義士傳刻石三聖院劉輝僉判哀族之人不能為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初范文正公皆有志置義田及後登二府祿賜厚豐方能成其志而輝於初仕家餘貲能力為之士君子尤以為難

蘇子美慶曆中監進奏邸承舊例以斤賣故紙銅祠神因以其余賞餘賓客言事者欲因子美以累一二大臣彈擊甚急宦者操人符捕人送獄皆一時之名士都下為之粉駭左右無敢救解者獨韓文公從容言於仁宗曰舜欽一醉飽之

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如此帝悔見于色魏公之仁厚愛

賢可尚已

出滿中行
范水燕談

張忠定公詠在城都府常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趣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顧詳疑似有欽歎之意公翊旦即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某之上座耶兼濟云無他常惟每歲遇黍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未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糴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

民得際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令索公裳令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黃公後裔繁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

張忠定公詠在蜀主帥平賊如草悖亂久不寧息公謂主帥曰有平民無害者存黨中亦宜治之悉給公憑遣之曰各著業去帥怒曰何擅縱賊人公曰昨日李順協民為賊今日僕與足下化賊為民用固邦本

張忠定公言吾頃與今丞相寇公南陽張覃取大名府解試罷眾謂吾名居覃之右吾上府帥書言覃之德行鄉里有古人風將以某之文近覃之文則未知覃之行遠某之行萬萬矣遂薦覃為解元公曰士君子當以德義相先不然未足為士矣

張忠定公視事退後有廳子熟睡公誥之曰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為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之給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雅此必日極幽憊使之然爾故憫之

出李歐張
中崖語錄

楊邠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為隣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玢玢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必竟須知未有時試上倉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出楊文
公珙苑

丁崖州謂險詐然亦有長者言 真宗嘗怒一朝士再三語
及輒稍退不荅上作色曰如此巨耐問徹不應謂進曰雷霆
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則齏粉矣真宗然納出嘉祐
雜志
故事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憫者雖許上請而法寺多舉馭
則官當不應奏之罪故皆移情就法不以上請燕肅判刑部
奏太聖三年天下斷大辟二千四百二十六豈無法可移情
可憫者而州郡無所奉讞蓋畏罪也請自今奏而不應者不
科以罪自是在讞者歲不減千人皆情可憫法可疑者無不
貸免自天聖四年距今蓋五十年貸免無慮數萬人古所謂
仁人之言肅有之矣

職方張淇知江陰軍吏盜錢三百萬蓋二十年矣淇發其姦
捕繫數十人轉運使趙郭謂曰此應賞典願竄吏吾以聞淇
慘然曰殺人以求賞可乎悉召吏諭以償錢則貸出之不爾
爾曹死矣吏之親屬聞者爭出錢以償十日而足乃推二人
死者為首余悉貸不問廓愧且歎曰公長者非吾所及也淇
乃簡肅公之壻

王章惠公隨舉進士時甚貧遊於翼成逋人飯執而入縣石
務均之公為縣吏為償錢又飯之館之於其署而其母尤所
加禮一日務均醉令王起舞舞不中節歐之王遂去明年登
第久之為河東轉運使務均恐懼逃竄然王豈肯害之手至

是事叛文潞之為縣捕之急往投王王已為御史中丞矣未
幾封一錠銀至縣堊務均之母事少解尋而王為叅知政事
奏務均教練使務均亦告改行自修以此知王公長厚而不
忘一飯之恩也

出蜀公東
范齋記事

魏韓公知北都有中外親獻玉盞一雙云耕者入塚而得表
裏無穢瑕可指蓋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視為寶慶開醮召
漕使顯官特設一卓覆以繡衣致玉盞其上且將用之酌酒
遍勸坐客皆愕然吏將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
物破亦自有時謂吏將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焉公之寬大
厚重如此

出史府翰
府名淡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焉此嘗曰自吾為將
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堂弊壞子
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
傷其生仁心愛物蓋如此

出歐陽文忠
公歸田錄

李丞相沆有長者譽一僕逋宅數金十千忽一夕遁去有女
將十歲美姿容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丞相大
恻之祝夫人曰願如已子育之於室訓教婦德候成求偶嫁
之且請夫人親結縭以主婚然而務在明潔夫人如所誨及
笄擇一婚亦頗良具奩奩歸之女範果堅曰其二親後歸舊
京聞之淪感心骨丞相病夫婦割股為羹饋之至薨衰經三

年以報

出僧文堂
相山野錄

官禁火宋真宗驚惶語王文正公旦曰兩朝所積朕不敢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公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以慮者政令賞罰有所不當臣備位宰相天灾如此臣當罷黜上表待罪上乃降詔罪已許中外上封事言朝廷得失後有大臣言非天灾乃王官失所火禁請置獄上出其狀當斬決者數百人公以歸翌日獨對言初火灾陛下詔罪已臣上言待罪今行此刑恐不副前詔有違天意果欲用刑願罪臣以明無罪伏上欣然聽納免死者幾百輩真廟時有卜者上封事言干官禁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法

因藉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妄果臣僚與之遊從可盡付御史獄案劾王文正公旦得之以歸翌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箚命選日草木即無言及朝廷事臣託往來亦曾令推步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公曰臣不欲因以卜祝賤流累及朝臣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去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擠之上令中使再取上狀公曰得旨已寢焚去

之

出王素正
文公家錄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極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路言稍稍潛卷語定從容以授之路

君推而自見媿且歎曰真天下盛德也

韓魏公嘗言內官王昭德絕不類內官往年執政賈昌朝陳執中惡歐陽公欲因張氏事深治之令蘇世昌鞠獄獄不成蘇云不如鍛鍊仍乞不錄問昭德為勘官正色曰上令某監勘正欲盡公道爾鍛鍊何等語耶歐公遂得脫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待燭於旁兵他顧燭燃公鬚公以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卒急呼曰勿罪之渠方解持燭軍中為之感服

韓魏公為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

韓魏公知歐陽永叔不以繫辭為孔子書又多以文中子為

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

出王嵩叟中
獻公魏公別錄

王沂公會番守洛師歲歉里有困積者飢民聚黨脇取鄰郡以強盜論報死者甚衆公但笞而釋之遠近聞以為法全活者數千計仍上言國初淮浙未下之日嘗命侯雍晉絳歲漕粟以赴京師遂詔給陝粟二十萬儲廩充而民息肩于今賴之

校書郎張子奭居三川嘗聞取見王沂公延於便坐屏左右語之曰聞伊闕令基雲無狀民將興訟又出書之軸悉數其罪且曰為吏至此誠不足念若舉以成獄則平民罹其害者

不啻千人今將先事除之如何子爽對以漢郎節宣故事公頗然之未幾檄召令至府面詰之仍示以鄉來書軸俾自閱之劉首伏不敢有隱且求解去翌日以疾告自免由是訟息

而民安

出王暉王沂公言行錄

工部侍郎胡宿為邑日丁晉公為行客見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燕晉公常日所用樽皿悉屏去但陶瓦而已丁失望以為厭已遂辭去往見之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飲器願以贖行丁始諭設陶器之因其後晉公極力推挽卒至顯位

朝士劉廷式本田家鄰舍公有一女納與廷式為婚後契闊數年廷式讀書登科歸鄉訪鄰翁鄰翁已死女因病雙瞽家極困餓廷式使人申前好而女子之家辭以疾仍以庸耕不敢姻士大夫廷式堅不可曰與公有約豈不以翁死子疾而背之卒與成婚閨門極雍陸其相勢然後能行凡生數子廷式嘗坐小譴監司欲逐之嘉其有美行遂為之濶畧而後廷式嘗勾江州太平官而妻死哭之極哀蘇子瞻愛其義為文以美之

出沈存中筆談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時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逢正公前騶不知其父子而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知之自媿也

京師人有以金銀會錦寶二篋記付與其相知數年而死彼人歸詣其子子曰我父在日未嘗一言及此且無契券之驗殆長者之誤也其人曰我躬受之尔父豈待券契與汝必預聞哉兩人相推無敢當其人遠持以白于官時包孝肅公伊京驗究其實斷於其子世俗之說皆為令人無復良心惟知有利耳聞二人之風可以釋一世之疑

蘇子瞻云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一日京薦於友大於鼎臣其聞達於朝廷鼎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聚別鼎臣妻暫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来既為往還之久欲

求一別亦為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

疑索火焚之而去

出呂原明語錄

元祐中舉子吾子應大科以進卷遍投從官一日與李方叔諸人同觀文理乖繆撫掌絕倒范純夫偶出見之間所以然皆以實對純夫覽其文數篇不笑亦不言掩卷他語侍坐者亦不問他日吾中請見純夫論之曰觀下足之文應進士舉且不可况大科乎此別有人相誤請歸讀且習進士吳中辭

謝而去

出昆氏女語

兗州有民家婦姓賀氏里人謂之賀織女父母以農為業其夫則負檐輿販往來州郡賀初為婦未夾旬其夫出外經求

每一出數年方歸歸則數目復出不聞一錢濟其母給其妻
家貧無賴閭巷呼為不孝之子所得鉅刀之利別於他處供
給小妻賀知之每夫還但以忻然承事飲食漱濯不盡其力
未嘗微露風彩言及小妻及干以衣食其夫自以有所慚負
則必理毆罵之婦亦知耐對其姑老且病凍餒切肉婦則傭
織以資之所得傭直盡歸其姑已則寒不營衣飢不求食姑
又不慈日有凌虐婦復益加恭謹下色怡聲以悅其意雖閭
室無人之所亦無怨歎夫嘗繫小妻至家賀則以女弟呼之
慇懃待之畧無愠色賀為婦二十餘年其夫在家前後無半
載而能勤力奉養終始無怨可謂賢孝矣夫生於窮賤之門

口不知忠信之言耳不聞禮義之訓而能如此雖古之淑哲
無以過也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斯言不繆矣書之以備

鑒戒

出范質主
室閑語

孫學士元忠朴呂正獻公所薦館職也嘗為呂居仁言元祐
間某嘗對侍講非笑正叔侍講謂某正叔有多少好事元忠
不說何故只言其短某因釋然心復後不復敢深議正叔因
思令人如元忠樂善者少矣

侍中討蜀初克成都有獲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竅以度食曰
待將進御嘗密衛之洎事寧咸訪其親以還之

出宋裕
聖遺

孫萃老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錢

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萃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眾曰
願得福耳萃老曰佛殿未甚壞又無露坐者孰若以其錢為
獄囚償官遂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
不能已諾之即日輸官

范文正少學於府庠同舍有病者文正親為調藥以療病病
亟屬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士遊遠方未嘗窮乏
之力之術也今以遺子因授藥一累古書小策文正不得已
番之未嘗取視後二十年得其子還之封記如故出延平孫
晉公談圃
前宰相蔡確坐詩語譏訕庶中臺諫章疏交上必欲朝廷誅
極宰執侍從皆謂當然范忠宣公獨以為不可遂於庶前開

陳方今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
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為法式此事甚不可開端
也疏云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怒如父
母至於必死之地則却惡傷恩臣之區區實在於此出范忠宣
公行錄

慶曆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
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盜悅遂
去不為暴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正公在政府富鄭公在樞
府鄭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范公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公曰
盜賊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可守者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
食其肉不可釋也范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

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城雖仲約之義當勉力
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小民之情得贖出財物而
免於遊也理必喜之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之
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富鄭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
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
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
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之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
他日守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為然及二公
迹不安范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出欲守邊富
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此夜徬徨不能寐

逸床歎曰范六天聖人也

出蘇龍川
子由志別

李謙溥有招收將劉進者勇力絕人數以少擊衆并人患之
乃以蠟丸封之書記進陽遺其兄晉師趙之贊得之以間太
祖即詔謙溥械送闕下謙溥曰此反間也願以闔門保之太
祖得奏遽釋進厚賜金帛遣之

候可寓逆旅有書生病極將為庸醫所誤侯與書生無契素
特哀其途窮輒叱去醫者自為調藥餌病病間始與之告別

出呂厚明

氏家塾廣記

陳秦國省公華三十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堯佐
及季仲子侍立左右坐客踧踏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

輦爾後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為法而以陳氏世家為宗

竇儀尚書家法整肅每對客坐即二侍郎三起居四叅政五

補闕皆侍立焉

晉云
談錄

韓許國公億在中書日嘗見天下諸路有職司招拾官吏小
過輒顏色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
得所夫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則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
下亦望京朝幕職柰何錮之於聖世時心如此昔袁安不以
臧罪鞠人其韓公之謂乎

蘇兵部耆充陝西轉運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飢殍京
東轉運司亦無以為賑濟洛陽番守移書求耆粟三十萬斛

遂移文陝府照數與之仍奏於朝同職謂耆曰陝西沿邊之
地屯軍甚多若有餘止可移之以實邊郡柰何移之別路耆
曰天灾流行春秋有恤鄰之義生民皆繫於君無内外之別
柰何知其垂亡而不以奇贏卹之耶曰苟有饋運耆當自謀
必不以此相累朝廷甚嘉之

出張唐美嘉
祐名臣傳

沈邈嘗為京東轉運使數以事侵宋元憲公庠後任御史又
彈奏庠不可以為執政及庠在洛邈子監麴院因出借縣人
資物杖之道死死者實以他疾而邈之子府屬所惡痛治之
以法庠獨不肯曰此何足以服人也人以此稱庠長者

宋宣憲公緩判三司憑由司建此言歲不赦令釋逋而稽期

未報者六十八州軍諸請諾選官覆校限半月以間是脫械繫者三千二百人所除數百萬

范文正公為叅知政事會土倫冠淮南州縣官吏有不能守朝廷盡欲誅之公曰時韓言武備盜賊猝至而專責守臣死事不可故守今皆得不誅

司馬待制池溫公父也知杭州轉運使江鈞張從革惡池據其所失事十餘條奏降知虢州初轉運使既次奏池而會吏有盜官銀器繫州獄且自陳為鈞償私尉出所費過半又越州通判私載物犯稅而實從革使之日遣人私請曰革怜赦之或曰謂池獨不能忍也池卒不校人以長厚稱之

楊時即偕知審官院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上言以謂連年出師國力日以感莫如以書遺之徐圖誅滅之計諫官歐陽修蔡襄交章劾奏偕職為從官不思為國討賊而助元昊不臣之請罪當誅偕不自安求知越州道改知杭而襄謁告迎親杭而輕遊里市或謂曰何以不言於朝偕曰襄嘗以公事詆我我豈可以私報也

馬少保亮通判常州時吏有坐失官物械繫妻子至連逮數百人亮一切縱去許自償所負不踰月而盡輸之咸平初命往京西河東二道徵積欠官物奏除者數百萬還奏稱旨馬少保以王均及為四川轉運使賊平主將尚誅殺不已亮

救全者千餘人明年召問蜀事會械送為賊所圭誤者八十
九人至京師知樞密院事周莹欲盡誅之亮言愚民脇從者
衆此特百之一二尔餘皆竄伏山林若誅之恐遠人危懼重
貽朝廷憂從之

馬少保為四川轉運使時施州鹽井歲久泉涸而官督所負
州繫捕各數百人亮盡釋繫者而廢其井凡除所逋二百餘
萬提點福州刑獄始訊寃獄全活者數十人

馬少保為御史中丞上言近歲以來父祖未葬而多別財異
爨甚傷風教請自今未葬者不得析居也

知制誥韓紆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提氏依丘冢者凡數
百家水大至紆出令能活一人者予千錢民爭操舟楫盡救
之已而立冢濱

李給事行簡為八州軍體量安撫時大飢遂發義倉粟賑貧
之蠲耀亦通租除龍圖閣待制 真宗駕幸龍圖閣命講周
易問訪大臣能否而行簡無怨昵必盡稱道其人以為長者
胡侍郎則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時得吏所匿銅數萬
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因而縱亡之吾豈重貨而輕
數人之生止籍為羨餘及除廣西轉運按宜州重辟十九人
而為辦活者九人

胡侍郎在福州時前守陳降坐嘗延蜀儒龍昌期為州人講

易得錢一萬事發自成都械昌期至則破械館以賓禮出俸錢為償之

扈諫議稱為梓州路轉運使屬歲飢道饑相望稱先出祿米以賑民故富家大族皆願以米輸入官而全活者數萬人方諫議慎言為侍御史時丁謂貶遣慎言籍其家得士大夫書多干情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稱長者

胥內翰偃未仕時家有良田數千頃既貴悉以與族人常與謝絳授詔試中書吏而大臣有以簡屬偃不發視而焚之且曰發而言之不亦傷刻薄乎

薛簡肅公奎之益州里父訟其子不孝者詰之乃曰貧無以為養奎因出俸錢與之

范文正公為江淮體量安撫所至腰乏絕又陳八事其四曰國家重兵悉在京師而軍食仰於度支則所養之兵不可以精也禁軍代回五十以上不任被帶者降為畿內及陳許等處近下禁軍一卒之費歲不下百千萬人則百萬緡矣至七十歲乃放亭旦人方五十之時或有鄉園骨肉懷土之情猶樂舊里及七十後鄉園改亦骨肉倫謝羸老者歸復何託是未停之先大霑國用廢之之後易傷物情成平中棟鄉兵人無歸望號怨之聲動於四野祥符中選退冗兵無歸之人至大所此近事之鑒也請下殿前軍馬司禁軍選不堪披帶者

與本鄉州軍別立就糧指揮至被有田園者骨肉者許之歸農則羸老之人亦不致失所矣

王侍制質權知荆南府有媪訴其婦薄於養婦曰舅姑家既家而歸且奉事無不謹質曰雖不良獨不顧弟夫耶取家人衣衣媪又給以廩票使歸養之皆感泣而去

劉吏部夔不治財產所收私田有餘穀則以根救鄉貧人前死數日作遺表以祿賜所餘分親族

馬少保亮知潭州屬縣有亡命卒剽掠劫鄉人共謀殺之在法當死者四人亮為其僚屬曰夫能為民去害而乃坐以死豈法意耶乃批其案息債之

馬少保知昇州行九州江屬歲旱民饑乃邀湖湘漕米數千艘以賑之因奏瀕江諸郡皆大歉而吏不之救願罷官糴令民轉粟以相調足朝廷從其言

馬少保知廣州是時宜州陳進初平而澄海兵從進及者法當配隸皆釋之不問又鹽戶逋諫質其妻子於富室悉取以還其家徒處州錄孝行畱於牙民以示民

張諫議師得判三司都理欠憑由司時建言有負官物而本非侵盜若憚獨貧病者雖督繫之卒無以價自請因上慮因而一切蠲免之紹施用其言

楊諫議告除京西轉運副使時屬部歲饑所至廢公廩又募

富室出粟以賑之民伐桑易粟不能售告命高其祐以給酒
由官是獲濟者甚衆

姚龍學仲孫烏許州司理叅軍時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
殺者其妻訴理胥嘗責賄於其夫不與而惡之曰此必盜也
乃捕繫獄將坐以死而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非盜耶然亦
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真盜者嗣宗喜曰審獄當如是也改
資州轉運使檄枉富順監察御史全活者數十人
方諫議慎言知泉州會歲饑大發官廩以貸民又恤其鰥寡
孤獨民皆愛之至有生子以方而爲名焉

張密學逸知益州會歲旱乃導江水爲堰以溉民田又自出
公租減價以賑民初民飢多殺耕牛食之犯者皆配關中逸
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命與盜殺者異若不禁之又將廢穡
事今歲小稔請一切放還復其業從之

錢稔監昆知梓州時會歲旱歎民多流移大發常平粟賑之
而自劾釋不問

張密李奎守婺州有滯囚法當死獄成三年問輒不伏運使
命奎覆按一視牘而辨之不得死人皆服其明通州判廬州
罷歸會秦州鹽課緡錢數拾萬事連十一州韓連使請遣制
使按于鳳翔招擇奎因言鹽法起於軍興之不足非仁政所
行若不得已令商人韓流通行民間而出其征則縣官獲利

爲多與夫壅之以自入官彥而民怨綠而興獄者異也於是
悉除十一州所負奎性甚孝爲御史母病乃齋戒割股肉和
藥進之遂愈

唐待制肅爲秦州司理叅軍有商人夜宿逆旅而全宿者殺
人亡去旦視之血汗其衣爲吏所執不能明遂自誣服肅故
白其寃而知州事馬知節趣令具獄肅固持不可後數日果
得真殺人者乃已

陳龍從易知漢州會歲大飢乃出俸錢率僚吏及郡豪得穀
數萬斛賑飢民全活者以萬計安撫使韓琦薦之

梅諫議摯通判蘇州初二浙饑官貸種食已而督償之甚急
摯上言賑民所以爲惠也反撓民不便因下其奏他州悉得
緩期償之

稽內翰頴父適嘗爲荆南石首主簿民有父子生重辟府持
命適按刻之爲免其子死死而以抵法法說言於人曰主簿
仁人也且生令子明年類生天聖中進士及第張侍郎溥知
楚州會歲飢貽書轉運使求貸糧不報因歎曰民轉死溝壑
矣尚待報耶反發上供倉粟賑所活以萬計因上章待罪降
勅獎諭

李諫議應言少孤事母以孝聞除侍御史時鄆州民有傳妖
法者其黨凡百餘人捕者欲邀功賞而極誣以不執命應言

往按其事止誅首殺人餘悉全活之

吳龍學導路知崇州會歲歉先期轉市米吳中以賑貧民自他流至者其全亦十八九丁母憂廬墓側蔬食終至既沒家無長物其友范仲淹分俸賙其家

李給事允元通判寧州州卒謀亂事覺連逮者衆允元極意辦折止坐首惡數人誅之為利州路轉運使至所部會飢發官粟數萬石賑民乏得不流徙

趙樞密積為益州路轉運使邛州蒲江縣捕盜劫不得而官反擊平人十數人楚掠疆服又令具辭若無疑者積適出部其有寃乃馳入縣獄囚盡得寃狀釋出之

王待制鼎廉於財父死以財分諸子鼎悉與季弟乃在臨邛轉運使令攝成都新繁縣事又推職田所入不敢沒奉使契丹得絹千餘疋散之族人百盡事繼母孝服育孤姪其自奉養尤儉約

陳節使堯咨權通判流內銓時舊制選人皆用制奏舉乃得京寺官而士有孤寒不為人知者堯咨特為陳其功狀升擢之

陳即中貫擢利州路轉運使屬歲飢出所得職田粟盡以賑民富民有積粟者率命計口自占其數有餘則發皆之揚發運日華知嘉州先是屬旱飢而州民逋官租以鉅萬計逮捕

繫械歷數年不能償日華至悉奏蠲除之

石守道介為嘉州軍士判官丁父母憂躬耕徂徠山下塋其
五世之未塋者七十喪魯人號為徂徠先生

劉從事顏為齊州任城縣主簿會歲飢發大姓所積粟以活
數千人

李防禦允則知潭州會湖南飢欲發官廩先賑之而後奏轉
運使以為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日則飢者無及矣不聽明年
又飢復欲先賑之轉運使又報不可允則乃賑以家貲由是
全活者數萬人

趙觀察滋知雄州時契丹大飢舊米出飢下不得遇三升滋

曰彼吾民也令出來無所禁

桑崇班擇嘗遇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百姓走避水
者遂失其粟而載之得皆不死歲飢聚人盡食其粟盡而已
止

孫觀察權知滄州鹽山縣有劫盜獄成廉移文謂其僚屬曰
我武人也獄辭非吾事試召其鄰里而周訪之皆曰此人平
居放不事事今以為盜則非也既而果得真盜降詔獎諭
斬提舉宗說監滄州鹽山縣務曰嘗攝縣事有繫囚坐殺人
法當死宗說疑之會犯者言其母年九十病且甚願得一別
母而死宗說惻然釋囚縛令人與俱至其家既而更獲所殺

人者

康團練德輿為大明府鈴轄提舉金隄至和中河決少吳歸
碑束隄頓丘口民居之避水者趨隄上而水至不得達德輿
以巨艘五十順流以濟免墮溺者數萬人

李仲昌治資至聖歸後兵數千人會兩潦道不通不食得能
又以舟濟之以食

周諫議湛通州判日其俗尚巫有病輒不醫皆聽巫以飲食
往往不得愈湛為禁之習為巫者又刻方書於名自是始用
醫病者更得活提點廣東刑獄初江湖之民畧良人鬻嶺外
為奴婢湛至聽其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餘人還其鄉

陳運使希亮少時從鄉人宋翰學翰死母子貧困希亮以女

妻其子而贍恤其母終身

出兩朝
諸臣傳

沈內翰文通治杭州令行禁止人有貧不能葬及子女孤無
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女為已子者奪
歸其父母

曾侍郎中公亮為相時每得四方奏獄必躬閱之密州銀沙
發民田中有強盜者大理論以死公亮獨曰此禁物也罪不
應死下有司議卒比劫盜禁法盜得不死先是金錢所發多
以強盜坐死自是無死者

出熙豐故
事名聲傳

葉左丞夢得云余在許昌歲值大歲灾傷京西尤甚浮殍自

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
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得之一日徇左右
曰人之無子者何故不以自畜隸曰然人固願得之但患既
長或來識認爾余為閱法則凡灾傷弃遺小兒父母不能復
取乃知為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弃而不有父母之恩已
絕矣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即
給內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民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
畧為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
授以為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置
之襁褓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及知
其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李文靖公沆為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疎尤不樂人論說
短長附已胡祕監旦謫州久未召嘗嘗與文靖同為制誥聞
其拜叅政必成啓賀之詆前居職罷去云呂叅政以無功為
左丞郭叅政以酒失為少監辛叅政非才謝病優拜尚書陳
叅政新任失皆退歸兩省而舉文靖甚力意將以附之文靖
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於是者耶亦適遭
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為况欲揚一已而短四人
乎終為相旦不復用舊間韓宗武云後閱旦傳乃得此
趙康靖公槩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知

制誥後亦同秉政及公被謗康靖密申辨理至欲納平生誥
勅保之而文忠公不知也

富韓公弼為樞密副使坐石守道謗自河北宣撫使還除知
鄆州復徙青州謗者不已人皆為公危懼會河北大小流民
轉徙東下者六七十萬人公一皆招納之勸民出粟自為區
畫散處境內室廬飲食醫藥纖悉無不備從者如歸市有勸
公非所以處彌謗禍且不測公傲然弗顧曰吾豈以一身易
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明年河北二麥大熟民
皆襁負而歸則公所全活也於是雖謗公亦莫不畏服之不
可撓而公疑亦因是浸釋公在政府不久而青州適當此疑

嘗見其子一所厚書云在青州偶能全活數萬人勝二十四

考中書令遠矣張侍郎愛民嘗刻之石

出業少蘊
避暑錄語

庚寅歲湖州孔目官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是歲生服
服為從官

潤州金壇縣陳亢熙寧八年饑殍無數作萬人塚每一尸設
飯一甌席一領紙四帖藏尸不可紀是歲生廓又生度皆為

監司縣登仕者相繼

出王之國
閣見近錄

王沂公曾執政外親戚可任者言之於上否者厚恤之以金
帛自奉甚薄待客至厚薄於滋味無取偏嗜庖人請命未嘗
改饌事諸父諸母諸乳母盡其孝謹壘外母氏十餘喪嫁姻

屬孤女數人凡四鎮所至悉興學校輟俸錢以助其費青州
仍出家藏書篇甚廣以助其習讀

出王韓王浙
公言行錄

仁宗時朝議在官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翰
林學士兼史館脩撰胡宿以謂養廉耻厚風化宜有漸而欲
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公之意當少緩其法使
人得自盡而全美節朝廷嘉其言是以至今行之

出李攸本
朝事實

大聖中王清昭應宮灾太后曰先帝營奉此宮極天下之力
今一旦灰燼皆守禦者不謹所致詔付御史臺推劾皆欲戮
之御史中丞王誨叔上疏曰昔魯桓僖官灾孔子以為桓僖
親盡當毀也漢遼東高廟灾及高園便殿灾董仲舒曰高廟

不當居陵旁故天灾今王清之興不合經義先帝信方士邪
巧之說蠹耗財用無紀今焚之乃戒其侈而不經也上與太
后感悟乃薄守衛者罪 仁宗嘗謂近臣曰比有貪墨之吏

賊民自厚朕甚票之今後曾有贓私罪犯更不得許臣僚奏
舉審官院流內詮三班院更不得引見磨勘轉官時士人亦
有才高而不能事上官者或上官以私忿而摅拾米鹽果菜
細碎以為贓私者遂永不見進用眾以為寬右正言知制誥
流內詮吳育奏欲乞應選人中曾犯贓私之類除情理重者
無復在官其罪名雖同事體不一或以微物致累或以周防
偶虧而所犯稍輕故得叙用候經兩任如別無私罪顯有才

能並許奏舉特與磨勘

唐御史介上言陳宰臣文彥博之過貶授英州別駕介未至英州彥博奏出介至重是陛下因臣而退敢言之士願召用之尋通判潭州移知復州又召為言事御史

孔寺丞牧早以文行見推鄉黨在汝州村居飢歲鄉民貸舉菽粟聽其自取中皆不取償民有盜伐所種竹木者家僮執之牧見而釋之且問其所欲之數欲伐而益之俾如其意盜者愧謝所居園圃近水民有夜涉水盜蔬果者牧嘆曰晝夜涉水或有陷溺即為製橋盜者慙不復渡

仁宗時天下郡國有灾異飢饉而鄰多閉糴右正言允祕閣理及吳奏乞聖旨諸路或有灾傷輒敢閉糴科違制之罪從之

初上晚年未有皇子而求嗣益切後宮所誕育者皆公主上言陛下左右内臣凡四千餘人是絕人之嗣多矣久無皇嗣豈以此耶上感悟

仁宗時天下提刑轉運知府多以愛憎喜怒發摘官吏小失快已意御史裏行陳洙奏欲望凡奏到公案其被奏官於理無罪者兼取問元案舉官司重行謫罰被奏之人移於鄰部以相迴避仍令班行天下戒監司州郡苛察者上深以為然令審刑院大理寺今後諸處勘到命官使司奏案内有不合

書罪顯涉捃拾者仰奏干繫官吏自是少敢以喜怒愛憎羅織官吏

仁宗時審官院及流內詮條應京朝官選人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無子孫弟姪年二十以上侍養並令招保與家便差遣御史裏行陳洙奏應上件者須新到京方免遠往與授家便其中有親在五路疏者以員多闕少皆受差遣還家動經年歲夫人年過七十須史無有侍側則茆然不安今使其子孫者去親千里不幸疾病甘旨弗供醫藥弗繼則死者遺恨獨不累聖朝孝治之意耶臣欲乞京朝官選人得贖存外親年七十以上的兼侍者許召保仰遂處州軍疾速備錄申

審官院流內詮與注授家便路分合入差遣更不令親自致闕如此則老者得遂其安孝子得盡其力自是親老而無兼侍者皆外除之

出 仁宗君臣政要錄

元達為馬步軍頭領媯州團練使會部送亡命自首者引對陞左右或勸

太祖殺之以戒効尤者達奏此類在山林尚多不如赦之使有自新之路以勸來者亦以成陛下好生之德

太祖悅悉赦之

趙韓王普初為滁州軍事判官

太祖過滁上與語奇之會獲盜百餘人將就死普意其有寬

啓

太祖更訊之所全活者十七八

薛文惠公居正知卽州湖湘初平卒多亡命山澤監軍使疑城中僧千餘人皆其黨欲誅之居正以計緩其事後擒賊帥註端詰之僧果不預悉得全活

韓通少應募以勇力聞顯德二年河北太兵之後遺骸滿野通悉令收瘞為萬人塚命記室賈湘刻石紀事立於無極縣宋準所至皆有治聲盧多遜敗李穆坐同門生免左右無敢救者準因盛言穆長者有檢操嘗惡多遜專恣因非其黨也太宗悟遂復穆官

曹侍中彬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還因事被劾未得入見彬在近密為上請乃許朝謁馬知節樞密之奏州州嘗質羌二十人屬殆逾二紀知節曰此亦人也豈不懷土悉遣還蕃落感其

何承矩維筠之子太平與因五年知河南府時兩川綱運皆調丁男或因之右道病亦令負擔承矩以為疲民橫役悉奏令還之

謝德權咸平日凶人劉燁僧澄雅訟執政與許民陰結西戎為叛者詔溫仲舒謝必鞠聞令德權監文既而按驗無狀必追大臣下獄乃可其奏德權曰必欲陷大臣耶若大臣無罪

受辱則人君何必御臣下臣何以事君上仲舒曰德權所奏者善乃可之

趙忠獻公普令親吏闕隴市木治第親吏因而私販三司使趙耽潛白

太祖召普與耽面質玘大言普販木太祖大怒追班將逐普詔問太子太師王溥等普得何罪溥奏趙耽誣罔大臣太祖意解因令扶出玘貶在汝州牙校

喬惟岳陳洪進納土其子文顯為泉州番守惟岳為通判會盜起仙遊縣莆田縣百丈鎮衆十餘萬來攻城中兵三千監軍何承矩王文質欲屠其城燔府庫而遁惟岳抗議以為朝廷寄委令今惠得未布盜賊連結反欲屠城豈詔意哉未幾轉運使楊克讓以福州兵至賊圍遂解

高防初為澶州防禦使張從恩怒欲殺之洪進紹云判官使為之後從恩問防防即誣伏以進克死乃以錢十千馬一疋遺防而遣之防別去終不自明既又以其追殺之歲餘從恩親信言防自誣以活人命從恩嘆嘆益加犯重

劉中丞溫叟性端厚方正動必由禮然以父名岳終身不入以大過事繼母以孝聞雖盛夏非官帶不敢見嘗令其子市藥藥有天靈蓋問此何從而產對以人骨即愴然亟命去瘞於郊外

李玉嘗客於滄州呂充門下常守光破州盡殺呂充家充子琦年十四玉負之以逃勻衣食以資之燕越間以能存呂氏之孤推以為義士清泰中琦為給事中端明殿學士時玉以卒乃薦其子度於知貢舉馬裔孫遂擢甲科

魏羽淳化中許王暮薨或有以官府上聞者太宗怒追捕僚吏將窮究之羽乘間言曰漢戾天子竊弄父兵當時言者以其罪當笞耳今許王之過未甚於是故被劾者皆獲輕典

出范蜀公

本朝蒙求

蔡卞章惇同肆羅織遷謫元祐諸公卞卒惇以奏乞發司馬光墓門下侍郎許將獨無言卞等退哲宗晉將問曰卿不言

何也將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哲宗曰朕與卿同乃不從

出郡伯溫辨誣錄

仁宗初蒞政問輔臣四方奏獄來上不知所以裁之如知何則可呂文靖公夷簡進曰凡奏獄必出於疑疑則從輕可也帝深以為然故終仁宗之世疑獄一從於輕

魏仁浦丞相賞以賈延徽贊幾遇禍摠師出征有得延徽以獻仁浦曰因兵伐報私怨不忍為也人服其長者初事周世宗世宗褊急輕殺戮仁浦营救而免者十帝七八從出征鋒銷之下無橫死者

王文康公溥初周祖鎮蒲津召之幕府從征李守正王景崇

宗朝臣交結書周祖欲暴其事溥力請焚之後世宗嘗問漢相李崧蠟丸書結北虜有記其辭者否溥曰使崧有此肯以示人耶逢吉輩為之爾世宗遂復贈其官

李文正公昉在相位循謹自守臨事多恕與張洎盧遜善溥張泌上嘗問多遜昉頗為辨釋上曰多遜嘗毀卿不直一錢昉曰臣不敢誣罷相張洎草詔深攻其短張泌時時造其第或問泌泌曰我為廷尉獨李公未嘗以私事見于今雖退居可見

李濟公超為禁徒卒從潘美掌刑刃美嗜殺戮超常緩之怒釋多全活者人以為有陰德濟官至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張司空齊賢前後治獄全活甚眾在相位事有涉干請辭連李統而齊賢獨任其責物論甚美

王文穆公欽若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奏蠲乾德至咸平適負阡餘萬釋繫囚二千餘人以廣惠澤

王沂公會知審刑院初違制之法無故失卒徒三年奏請分故失非親被制書者止以失論上不悅曰如分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矣自身違遂分故失

張文節公知白初叅知政書為宰相王欽若非排及知南京欽若謫分司南京眾謂必報之而知白待之加厚其在相位清約如寒士慎重名器人服其公

張文懿公士遜在相位陳堯佐罷叅知政事有挾怨上言堯佐欲反復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遜置二奏上前且自愴言動搖朝廷若一聞姦萌則臣亦不能自保矣上悟置告者于法誣諫官亦止寢其事

正章惡公隨知戒州人多蓄逃卒或忤意則執以求賞故叢眾隨至下令能自歸者免仍隸舊籍多所全活

陳文忠公堯叟嘗為廣西轉運使其俗有疾不服藥唯禱神堯叟以集驗方刻石柱州驛舍是後始有服藥者嶺外少林木井泉堯叟為植木道傍鑿井置亭舍至今為利性儉素事親至孝母馮氏性嚴堯叟嘗悟其意

陳文惠公堯佐在樞府日太常博士陳祐知祥符縣以法繩吏吏恚適去章獻太后怒事下樞密院就連姻宰相呂夷簡欲因祐中傷堯簡堯佐以為罪祐則姦人計而能吏沮矣祐遂獲免

劉丞相洸曾祖景洪事揚行密為江西牙將有彭玕者據州稱太宗脇景洪附面偽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遂不仕嘗謂人曰我不從彭玕當活萬餘人後必有隆者因名所居山曰後隆山山有唐牛僧孺讀堂故基即其上築臺曰聰明臺沉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沉

賈文公昌朝為中丞劉平石元孫陷西虜或誣以降議收其

族昌朝言事未可知乃不果收及在相位元孫自西夏歸議
賜死昌朝獨曰自古將帥被執歸不死元孫得不死判大名
府河決商潮中書議歸之六塔昌朝力爭之不已其後果河
不止塞振救河水瀕災之民全活甚衆

王化基為御史中丞知樞密院柴禹錫僕事陳恕喻令及禹
錫實不知一日引囚詣便殿上頗怒化基降殿令囚袒以其
箠掠且遍曰豈有受此而隱情不言太宗益以為長者知杭
州書記張賀頗傲忽之太宗知而面詢化基弟薦其才語不
及他居官俸多施及親舊

韓忠憲公億性方重守正治家嚴肅雖燕居未嘗見其惰容
益州故事歲首管官出米六萬石或五六俗之以濟貧民億
知州當歲儉仍數倍賑之

李叅政若谷在政府言轉運使提點刑獄失按所部官吏受
賕類降差遣且監司所部甚廣巡按不過番三二日蓋未能
遍察也苟州郡察一職吏先聞朝廷則監司不可勝點自是
詔轉運使提點刑獄再不覺察部內官受賕則降點之

程文簡公琳之永興元昊死諒祚尚幼以二大將分治其國
或謂因各授二府將節度使以分弱其執琳曰幸人之喪非
所以示夷狄不如因而撫之

吳節度使元扆知河南嘗值河溢城將壞躬涉泥濘督工壅

塞民有避水於抄者既濟以舟楫又以家財賑之數郡被水患獨元辰所部民無墊溺

曹郡王彬敬慎和厚未嘗言人過失平蜀還

太祖詢官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時諸將皆欲屠城殺降彬獨任恕如法戢下所至悅服時諸將多有子女金帛橐中惟留書衣衾而已故諸帥俱敗而彬獨進又擢征江南亦緩攻伐數遣開諭亦冀其降雖以城陷猶納歸款偽朝君臣賴以壅免自出師至凱旅士眾畏服無輕肆者居朝俸入給宗族無餘積

王樞密博文天禧四年詔按能王先偽乾祐中天書事連逮者眾唯治首惡脅從者請皆得免減死論公邊軍民逃入蕃部擒至者有錦袍銀帶茶絲之賞間有自歸而為蕃部所得亦不能免法皆處斬博文遣習事者持信紙密招之至則驗其罪而貸減誅死者甚眾詔加褒諭仍下其法於諸邊郡王忠簡公疇博文之子也至和初為開封府判官宦者李允良疑人毒死其叔父訴請發棺視疇獨曰驗而無實是無故暴人屍安知非允良有姦既而窮治果引伏與叔家有怨張文孝公觀為人寬厚長者京東路舊止通安邑鹽而瀕海禁私煮觀之軍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請弛其禁歲免點配者不可勝計

夏英公竦知襄州歲飢發公廩募富人出粟常全活數萬人
賜詔褒諭

田樞密况知城都府事自李順正均之亂蜀守皆得便宜從
事雖或小罪并其家徒流離道路失所者頗衆况察其非有
甚惡者釋之

包孝肅公極為御史言諸路轉運加按察使之名以愁苛察
相尚奏劾官吏更倍於前皆摺摭細故使吏不自安詔為罷
之知瀛州除放一路所負回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諸州毋
得回易公使錢遂着為令小為劉筠所知筠無子為奏其族
子為後而請還其所沒田廬

戚家學綸篤於古學喜談名教父同文幼孤事祖母亦以孝
聞從邑人楊懿受經懿隱居不仕而以女弟妻同文遇疾因
託以家事同文為葬其三世之未葬者遭世亂亦不復仕聚
徒講學相繼登科者五六十人踐臺閣者亦十數尚信義
喜調人急所與交皆嘗世之名士楊徽之因事至郡多所酬
唱及卒徽之及其門人追號曰堅素先生

陳龍字從易天禧中坐失舉送宰相寇準素惡之遂除知告
州及準貶道州從易為湖南轉運使或謂曰可忘廬陵之命
耶準至從易以故相禮敬之言者慙

郭防禦瓊齊州歲飢出俸錢以濟之民多自鄰境至者郡人

詣闕以言詔立碑

出曾子固
降示平

林積南劔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卧覺床第間有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錦囊又其中則錦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曰此吾故人晚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于室曰某年某月日劔蒲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有急沿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其牒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元珠俱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盡以珠投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為已有矣秋

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教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為林君祈福

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又字聽新為吏部侍郎

出洪景盧
身堅志

潭州彭字民隨董必訪察廣西時蘇子瞻在儋州董至雷議遣人過儋彭願董泣涕下曰人家各有子孫董遂感悟止遣一小使臣過儋但有遂出官舍之事

沙門島舊制有定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點處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海中非朝廷之本意也今後益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着以為定制未幾馬方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者也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

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點本無嗣以移沙
門島在人世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
去馬驚起與左右卒隸見黃雲東去後生男女二人馬親語
余如此

張文懿罷相由范文正公彈也文懿復相一日仁宗語文懿
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可施行之文懿曰仲淹法當誅然
不見意玩乞付外施行上曰未嘗見其疏但比有為朕言者
且議其罪文懿曰其罪大無他法無文案則不行望陛下訪
之凡數日則一請其疏月餘凡十數請上曰竟未見之然為
朕言者多矣可從未減曰人臣而欲廢君無輕典既無明文
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解即曰仲淹在外初似疑今既無
疑可稍遷之以慰其心上深然之

寇忠愍知永興軍於其誕日排設如聖節儀脫衣黃道服簪
花走馬承受具奏寇準有叛心真宗驚手出奏事執以曰寇
準乃反耶范文政熟視曰寇準許大年紀尚騃耳可劄與寇
準知之上意乃解

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姑置會夜午臺
官論之揚文公以告王文正文正文不答退以紅牒書小詩以
為和文且以不得預會為恨明日

真宗山章疏文正曰臣嘗知之亦遺其詩以不得往也太平

無象此其象乎上意遂釋

王甫和嘗言蘇子瞻在黃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輒曰軾嘗有此心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欲乃欲反求蟄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但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卧龍豈人君也及退子厚詰之曰相公乃欲覆人家耶禹玉曰此舒亶言爾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晁文元迴嘗言歷官臨事未嘗挾隋人危人售進保全固護

如免髮膚之陽

以上出王定國近錄雜記續錄

公言李相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

俟歸家當得喜許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乎公但於馬上蹴踏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色

公言以帷箔之罪加於人最為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認乎

公言呂申公奏請天下獄有情有可疑及情可疑及情理可憫者皆助勅裁令為着令使其子孫昌盛宜乎 公言一瞻

視聽察之間有可以和難解紛者不得不為仰福祖考下庇

子孫未必不由垂方便之力也某當書諸紳

以上出傳獻篇公任話

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文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

疾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盲君不為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家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又公是也以上出陳無以談敢

神宗慶曆時淮南有王倫者嘯聚其黨頗擾郡縣承平日久守令或有弃城而出者事定朝廷議功罪富鄭公在樞密凡弃城者請論如法范文正忝預大政以為不可今淮南郡縣徒有名耳其城壁非如邊塞難責城守神文睿德寬仁故弃城者得以減死論既退鄭公忽謂文正曰希文當欲作佛耶范文公曰主上富於春秋吾輩輔導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殺人則吾輩亦不得容矣鄭公嘆服
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為其貨產不足以贍

也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產以器貯水總產即溺之謂之洗兒建劍尤甚四明俞偉仲寬宰劍之順昌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為人所信服者列坐廡下以俸置醪醴親酌而諭之出其文使歸諭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故生子多以俞為小字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寬一官仍令再任後為立法推行一路後予奉使於閩與仲寬為婚家法當避仲寬罷去予嘗至其邑聞仲寬因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郊雖古循吏蓋未之有也偉有戒殺文其詳行於世

應山二連伯文賜字君錫仲文庠字元禮少從學於二宋相

繼登科君錫為人清修孤潔故當官人號為連底清元禮加
以尔人號為連底陳其處士名舜實字輔之為鄉里所悅服
歲飢出數萬斛損價以鬻之惠及傍邑有盜其牛者官捕甚
急窮自歸處士愧謝厚給以遣之故歐陽文忠公表其墓具
述其事二宋謂元憲景文

鄭氏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貨鏹鉅萬城中
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過則載瓦以行問有屋漏則補之若
舍客自為之屋亦為繕完又隆冬苦寒蠲舍給仍日此田公
晚得一子即侍郎公行也登進士第官至祠曹前行職為理
寺少到侍郎有五子長曰弥中皇祐元年弟至朝奉大夫次

即侍讀公毅夫也皇祐五年魁天下士三子與孫皆任次官
不繇選調世祿不絕施之隆報蓋不誣矣

以上照王
考輔
塵史

